

土地何在

——論《西遊記》中的土地公

盧 靖*

提 要

《西遊記》歷來研究成果豐碩，尤其前人對《西遊記》人物形象的相關研究甚多，主要以「取經團隊」為核心，兼及其他人物的相關討論，但是甚少人注意到「位卑任重」的土地公。我們很容易可以發現，《西遊記》中的土地公幾乎無所不在，但在讀者眼中往往被忽略，土地公參與了取經團隊的許多劫難，尤其孫悟空與土地從五行山開始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土地公成為行者在取經路上不可或缺的存在。

本文首先梳理《西遊記》中土地公對民間信仰的擷取與轉化，並與《西遊記》中的土地神形象相對應，就此見出《西遊記》作者的特殊安排；接著，在前

本文 106.02.27 收稿，106.12.22 審查通過。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DOI:10.29419/SICL.201802_(45).0004

述基礎上，深入分析土地公在《西遊記》中的群體形象，及與民間信仰脈絡的相對應之處，並進一步探討《西遊記》的敘事話語，聚焦「空間」中土地、大聖與妖魔三者的關係，分析土地的「當境」意義如何隱含在《西遊記》的小結構與大結構中，突出土地公的角色價值，進而解釋土地公如何具有串連整部《西遊記》的重要功能。

關鍵詞：《西遊記》、土地公、人物形象、敘事結構

A Study of the Earth God (Tu Di Gong) in *Journey to the West*

Lu Chin^{*}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research on *Journey to the West* (Xi You Ji), and they generally focus on the main characters, namely, Tang Monk (Xuanzang) and his disciples; however, researchers have so far largely ignored a character, the Earth God (Tu Di Gong), even though they appear in every part of the novel. The Monkey King (Wu Kong) and the Earth God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because the Monkey King may find out the identity of the demon(s) from the Earth God before each battle. Even so, the Earth God have drawn little attention,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among many low ranking deities who serve only as a foil to the main characters.

Despite his lowly stature, the Earth God's existence are indispensable for the plot.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 the role of the Earth God in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through studying the image of the Earth God, explores the narrative discourse of *Journey to the West*. Furthermore, we can see how *Journey to the West* transforms the Earth God into a more insignificant role, and then projects the meaning how they are

^{*} Master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mniscient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Next, we can see that the Earth God are the important role to *Journey to the West* in every part of its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last but not least, we can see how the Earth God support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ir manifes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cultivating the heart in *Journey to the West*.

Keywords: the Earth God (Tu Di Gong), *Journey to the West*, Narrative Structure

土地何在？

——論《西遊記》中的土地公

盧 靖

一、前言

《西遊記》歷來研究成果豐碩，尤其前人對《西遊記》人物形象的相關研究甚多，主要以「取經團隊」為核心，兼及其他人物的相關討論，¹ 卻甚少注意於小說中頻繁出現的土地公。經過梳理之後，我們在《西遊記》中可以發現：土地公的出場十分頻繁，孫悟空與土地從五行山開始就有了聯繫，在取經途中具有不同的功能——不僅要報信、護佑唐僧，有時候還得讓大聖「解解悶」。² 土

¹ 以張靜二：《西遊記人物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鄭明嫻：《西遊記探源》（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張錦池：《西遊記考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等三本專著為代表，皆針對人物形象進行研究，相關的討論十分豐富，而張靜二除了在書中關注取經團隊的人物進行分析以外，在其第六章也進行觀音形象的相關探討。以上皆未單就土地公的人物形象深入探析，根據2010年李詩瑩在〈近三十年《西遊記》人物研究概況〉中所論，除了主要角色的分析外，次要人物中以女妖的總體形象和牛魔王的探討最多，神佛的相關的成果次之。參氏作：〈近三十年《西遊記》人物研究概況〉，《問學集》第17期（2010年5月），頁15-38。

² 相關的整理已在文末的「附錄一」中，並標註回目以及簡要說明相關情節。另外，本文所引用的《西遊記》內文，出自李洪甫校注：《最新整理校注本西遊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是校注者李洪甫以明萬曆金陵世德堂刊本、新刻初像官版大字《西遊記》和明刊《唐三藏西遊釋厄傳》中的唐僧家世為底本，輔以1954年人民出

地公的形象常被論者忽略，尤其土地公與取經團隊的關係也未有相關的討論，實忽略了在整部《西遊記》中，土地公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

耙梳前人針對《西遊記》所進行的土地公研究中，目前可見的文章只有三篇，且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個面向：一是從人物形象的角度，對土地公的人物形象及功能進行分析，如謝文華〈論百回本《西遊記》的土地公〉，作者從「功能」上進行分類，並且將土地公劃為「扁平人物」的範疇，說明土地公除了有平衡角色之功能之外，更是故事情節中不可或缺的一顆「活棋」，³ 作者欲揭示土地公在《西遊記》中的價值，實令人耳目一新，但是關於其分類的基準過於簡單，尤其土地公在《西遊記》中的職能主要以「報信」為主，再將之細分後仍難以呈現土地公在小說中的特殊價值，因此稍嫌可惜。

另一則是探討《西遊記》中的土地信仰如何反映明代的文化特徵，如李豐楙從《西遊記》土地與道教的關係入手，至道教科儀、經藏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土地公形象反映出明代以土地廟為中心，且遍布王朝各地的「小區原群」信仰，並提出一套「問訊模式」，不僅指向《西遊記》中的「法律隱喻」，更認為小說作者透過「鬼律」指責「合境不安」的明代社會，土地公正好成為小民的代言體，進而反映明代人民的心聲。⁴ 此文從道教的角度來解讀《西遊記》中的神仙系統，帶給本文重要的啟發。

版社出版的整理本《西遊記》，加以整理校注之最新整理校注本，將歷來版本考據之研究或是疏失、疑義之處在旁加註，是繼 1954 年人文整理本之後較為重要的整理本。本文在此採用此版本，在引文後僅直接加註回目與頁碼，恕不另行贅註。

³ 謝文華在〈論百回本《西遊記》的土地公〉中，將土地公分為「報信型」、「執行任務型」兩大類，梳理出土地公在《西遊記》中的功能性，並且由此呈現土地公在小說中的三大意義：「恰如其份的角色安排」、「引領讀者進入小說世界的鑰匙」、「營造小說娛樂性效果」。氏作收錄於《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 3 期（2005 年 6 月），頁 67-88。

⁴ 李豐楙〈故縱之嫌：《西遊記》的召喚土地與鬼律敘述〉一文中欲透過《西遊記》中的土地公書寫，從小說與經藏之間的關係，證明世本《西遊記》應是一位運用自身豐富的神道知識，並且透過遊戲之筆包裝諷諭意圖的「改寫者」所寫，並且進一步考證

其他還有胡玉珍 2003 年的碩士論文《西遊記中的精怪與神仙研究》，作者在第四章中討論土地、山神、城隍三者的關係和內涵，並認為土地神是從自然神漸漸轉向以文化為特徵的信仰，並認為與制度、風俗有高度的關係，而《西遊記》正具體呈現了此種情況，⁵ 作者詳細耙梳了土地、山神的出現及其來源，且注意到《西遊記》神仙系統與民間的關係，題目選擇上令人耳目一新，然作者在論述上稍嫌薄弱，既無法看出土地公與中國文化特徵的關聯，也未說明土地與明代社會的關係。

以上前人的著作皆有其值得參考之處，但是關於土地在敘事文本中的敘事作用及人物形象卻較少人關注，因此我們必須在前人的基礎上加以追問：「土地公在小說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土地公在小說中的形象與民間信仰或是在其他敘事文本中有何不同？」、「土地公在《西遊記》中的價值是什麼？」雖然土地公的相關研究並未有如其他神佛、妖魔備受關注，但是我們不得不注意土地公在文本中的特殊呈現，誠如李豐楙所說：「小說家若要尋找西遊所經的共同點，就只有圍繞著土地諸神始可勝任。」⁶ 綜上所述，土地公於全書「無所不在」且功能性類似，因此本文將從土地公的群體形象入手，並從中查找其中的同與異，並就此進行分析。

「山神、土地」應是同一組「代言者」，其背後有相同的意義，最後透過從情節分析出諧謔語言所形成的一套「問訊模式」，直指小說中諷諭明代官僚腐敗的情況，進一步呈現作者欲透過小說揭而出之的寓意。參李豐楙：〈故縱之嫌：《西遊記》的召喚土地與鬼律敘述〉，《人文中國學報》第 23 期（2016 年 12 月），頁 127-169。

⁵ 胡玉珍在其學位論文中專闢一章討論土地公和城隍二神的文化脈絡，且做了十分詳盡的整理，包含管轄範圍、出場方式、工作職司等等詳盡的梳理，並且廓清土地與山神、城隍之間的關係，作者透過表格式的整理使我們更清楚小說中土地和城隍的職司分野與文化意涵。參胡玉珍：《《西遊記》中的精怪和神仙研究》（嘉義：南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鄭志明先生指導，2002 年）。

⁶ 李豐楙：〈問訊土地：《西遊記》中斯土斯神之境及其諷諭〉，臺北：中研院文哲所學術討論會，2015 年 9 月 10 日，頁 19。

本文首先梳理民間信仰中的土地神如何過渡至敘事文本，比對《西遊記》對民間信仰的擷取與轉化，並與《西遊記》中的土地神形象相對應，就此見出《西遊記》作者的特殊安排；接著，在第二節的基礎上，深入分析土地公在《西遊記》中的群體形象，及與民間信仰脈絡的相對應之處，並進一步探討《西遊記》的敘事話語，聚焦「空間」中土地、大聖與妖魔三者的關係，分析土地最重要的「當境」意義如何呈現於《西遊記》的小結構與大結構中，突出土地公的角色價值，進而解釋土地公如何成為串連整部《西遊記》，以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二、土地何在：從民間信仰到敘事文本

土地神源於淵遠流長的民間信仰，《西遊記》中土地公的形象也呈現出從民間擷取而來的痕跡。不過，文本中所形塑的土地形象，涉及到書寫者有意的設計而突顯出其寫作意識，換句話說，民間信仰成為《西遊記》作者敘事的重要養分，但卻又透過巧妙的轉化，突出《西遊記》的土地公特徵。因此，以下將梳理民間土地神的來源，並分成「職司」、「相貌特質」兩方面進行梳理，比較其過渡至敘事文本後的形象轉變，藉此分析《西遊記》作者塑造土地形象的主要意圖。

（一）職司

關於土地神的起源，實來自於社神的祭祀。中國傳統信仰的內容，主要分成「自然崇拜」、「器物崇拜」、「人格信仰」三種，而土地公則是經由自然崇拜到人格信仰的過程，土地公最早的原型是「社神」的信仰，如《說文解字》：

社，地主也，從示、土。⁷

「示」的甲骨文表「靈石」，原始初民把一豎一橫的石塊疊成石桌形狀，將之擬作神像，立在部落中心。⁸ 這樣的靈石崇拜已存在於世界上許多古老的文明中，且至今可見的石公、石母的信仰即是典型的例證，在《禮記·郊特牲》也有相關的記載：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⁹

此種風俗與中國以農立國有關，古人有秋天大規模「社祭」的習俗。¹⁰ 社是國家的主神，到了秋收之季，便祭祀「社」主展現出人民對地的崇敬，有報本反始之意義，其中「社田」便是具體的反應出國家對社祭的重視以報答天地。有別於《禮記》的說法，《左傳》卻展現了不同的面目：

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¹¹

⁷ 漢·許慎：《說文解字·卷一》，《說文解字通釋》（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頁12。

⁸ 馬書田：《華夏諸神·鬼神卷》（臺北：雲龍出版社，1993年），頁58。

⁹ 王夢鷗：《禮記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頁412。

¹⁰ 王夢鷗在此註曰：「舊說以『季春出火』，當屬春社。但此處明言『社祭主而主陰氣』，陰氣當指秋社而言。……故此當云：『季秋出火』」。參王夢鷗：《禮記今註今譯》，頁422。

¹¹ 吳靜安：《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續·卷三》（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630。

句龍和柱是中國神話中共工和烈山氏之子，此處的記載被賦予了人神的色彩，除展現先民對自然的崇拜與依賴，也反映出當時已有人格神主宰土地的信仰，雖然在此尚未有神格與神職的明確劃分，但是依然可以顯現人民對土地的敬愛，及具有區域性的劃分，這種具有人格特質以及主宰能力的神祇，即是我們後來所見地域性土地神的雛形。

漢代以後，民間漸漸脫離社神、后土的祭祀儀式，且從稱謂上呈現出具有範圍意義的土地神名稱，土地神也被賦予職司的內容，如干寶《搜神記》中即有一段漢末蔣子文祀為土地神的記載：

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謂：「己骨清，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謂曰：「我當為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為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又下巫祝：「吾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為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為立廟堂。轉號鍾山為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¹²

從此段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出：一是土地神成為神職的名稱；二是土地神具有明確的管轄範圍——「鍾山」（後改為蔣山）；三是記載了土地神是人死後成神的過程，這種情況與現今所見民間信仰的主要內容差別不大。到了唐代之後，城隍作為城市守護神的信仰較為普及，城隍神和土地神被分開祭祀，有各自的管轄範圍，¹³ 土地神的神格也因此被確立為城隍的下屬，階級最低且掌有的權力範圍最小，如以下相關記載：

¹² 東晉·干寶，黃濂明譯註：〈蔣子文成神〉，《搜神記》（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卷5，頁157-158。

¹³ 陸游曾說：「唐世以來，郡縣皆祭城隍。」顯示出唐代以來城隍的祭祀十分普遍。根據賴亮郡〈唐五代的城隍信仰〉與楊俊峰〈唐代城隍與官府的立祠——兼論其官僚化

城隍王臨軒坐，黃衣卒從外領七八人至廷下，衣冠拱侍。王問曰：「吾被上帝敕令此邦行疫，爾輩各為一方土地神，那得稽緩。」皆頓首聽命。其中一神獨前白曰：「某所主孝義坊，誠見本坊居民家家良善無過惡，恐難用病苦以困之。」王怒曰：「此是天旨，汝小小職掌，只合奉行。」神復白曰：「既不可免」，欲以小兒充數如何？」，王沉思良久曰：「若此亦得。」¹⁴

上述材料呈現三個意義：一是土地公有別於前述蔣子文的故事中，民眾因懼怕遭難而立祠，在此是土地公主動護佑百姓；二是與人民關係密切，土地神的地方色彩十分鮮明，其形象最為貼近百姓，能掌握其管轄範圍的大小細節，並記錄居民之功過；三是明顯具有「坊」、「境」的概念，尤其土地公作為城隍的下屬，而城隍轄下又有約七八個土地，因此可以推論出土地公的神職已縮小至城市以下的村里範圍，「本坊土地」的出現在數量上大幅增加，進而成為民間社會中十分常見的神明。

因此，宋代以後的土地神已有幾項特色：一是土地公往往只執掌「一方」土地（大概只是村里的範圍），¹⁵ 執掌的範圍較小，相對的神格也最低；二是

神格的形成〉一文的梳理與分析後，可知城隍與土地皆源自社神的祭祀，六朝使有紀錄稱「城隍」，但是仍屬模糊不清的階段，到了唐代以後城隍信仰明顯普及，土地神與城隍在唐代被確立為兩個神祇，相關的原因學者也多有論述，如流民的移動或是地方官府的考量等。詳參賴亮郡：〈唐五代的城隍信仰〉，《興大歷史學報》第 17 期（2006 年），頁 293-248；楊俊峰〈唐代城隍與官府立祠〉，《新史學》第 23 卷 3 期（2012 年），頁 21-42。

¹⁴ 宋·洪邁：〈孝義坊土地〉，《夷堅志·支景》（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卷 6，頁 927-928。

¹⁵ 李富華：「在明清時代，在鄉村野地，人不過數十戶的小村落，也要建一座土地廟，最小者不過兩尺高。土地神的形象多被塑造成一個白髮老翁，十分和善，稱土地公公，或稱土地爺，還往往配以土地奶奶，甚至還有子女。」因此這種轄域的劃分經過不斷的發展，呈現越來越小的趨勢。見《神鬼之間：民間信仰面面觀》（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 年），頁 69。

土地的稱謂也都指向於土地掌管「空間」的重要功能，如「坊」、「境」、「所」等等；¹⁶ 三是突出了土地神守護人民的相關形象，呈現土地與百姓同在，且業務範圍不僅是村里的公共事務，甚至滲入到「家庭」的瑣事，如《萬曆野獲編》中便記載有一顧家主人常因小事虐僕，甚至拷打身亡，「其人（顧家門客）一日步吳城，睥睨之間，忽遇此僕，駭曰：『汝從何來？』則拊掌喜曰：『連年投牒，冥府大嗔，謂以奴告主，大逆不道，笞責良苦。近日，遇某坊土地神謾以告之，渠為我代申，已得請矣。』」此客驚悸，歸尋某坊，則此地故有社公廟，顧君欲拓為別業，已撤廢月餘矣。」¹⁷ 此處顯示出土地不僅掌管村里的公共事務，甚至能夠關心百姓的生活起居，與百姓聯繫十分緊密。

以上相關的討論於《西遊記》中多被保留下來：如《西遊記》中「一座六百里的鑽頭號山，就有三十多個土地、山神」（第四十回，頁 361）呈現出土地公所管轄的範圍非常狹窄，神格也較低；¹⁸ 又或是如《西遊記》中土地多以「當境土地」、「當坊土地」的稱謂出現（參附錄一），保留了民間信仰中土地公職司與空間的指涉關係；最後如金兜山土地保管行者取來的齋飯，在打退妖魔之後甚至「熱來伺候」（《西遊記》五十四回，頁 433），作者設計這個有趣的橋段，顯然也是擷取了大小事無所不包的民間土地神形象。

¹⁶ 除此之外，《夷堅志》中關於其他土地神的稱謂意義，也都指向土地的小範圍職能，如《夷堅志·丙志·卷十八》，中的〈神乞簾〉中出現過「一方土地」；《夷堅志·丙志·卷五十三》中的〈青田小胥〉也出現「當所土地」等例子。

¹⁷ 明·沈德符：〈仇鬼下隸〉，《萬曆野獲編》（臺北：新興書局，1976 年），卷 18，頁 3893-3894。

¹⁸ 此處將「山神、土地」視為一體，乃採用李豐楙在〈故縱之嫌：《西遊記》的召喚土地與鬼律敘述〉一文的說法，山神與土地應為一組代言體，李豐楙從句讀以及《西遊記》中山神土地的敘事功能，而山神置於土地之前，即為了宣揚有斯山乃有斯神的觀念。詳參氏作：〈《西遊記》中斯土斯神之境及其諷諭〉，頁 136-141。

（二）相貌特質

民間土地神的相貌特徵十分明確，普遍可以從土地廟裡的塑像，看見土地公往往以白鬚老翁、手持龍頭杖的形象出現，且從其他敘事文本中，也可以見到相似的描寫，斯舉二例如下：

俄一白須翁，坐小涼轎。僕從三十輩，自園角奔而至，傳呼云：「不得不得。」群鬼悉斂手。翁叱曰：「著棒打」。僕從舉挺亂擊，皆還井中。翁責婦人曰：「我戒汝不得出」。¹⁹

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謁澤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輕其百姓。……又曰：「君須火急悔過而禱焉，無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澤遂具牲牢奠之。出《傳奇》。²⁰

結合孝義坊土地的材料來看，土地神的形象為一名長者，不僅充滿智慧更具有賞罰能力，通常會在急難時出現，或是扮演訓誡百姓的角色，在中國的許多敘事中，十分常見漁夫、樵夫等角色為迷途之人指點迷津，而土地公作為生活瑣事的仲裁者，再加上以儒家思想為底蘊的中國社會中，男性長者往往是民間生活中經驗依賴的對象，回到家庭中則是以男性長輩為主，所以土地公相貌的塑造具有這些外顯的特質，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映，呈現出土地公具有「智慧」、「親民愛民」等形象表現。

由上述材料可發現，土地公的描寫中雖然在排場、服飾上雖然稍有落差，卻也不致於衣衫襤褸，與《西遊記》第五十回的描寫相似：

¹⁹ 宋·洪邁：〈南豐知縣〉，《夷堅志·丁志》，卷19，頁542。

²⁰ 宋·李昉：〈周邠〉，《太平廣記·龍五》，《談愷本太平廣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冊11，頁68-70。

乃一個老翁，氈衣蓋體，暖帽蒙頭，足下踏一雙半新半舊的油靴，手持著一根龍頭拐棒，後邊跟一個年幼的僮僕，折一枝臘梅花，自坡前念歌而走。（第五十回，頁 453）

然而全書除了這一條的描寫外，其他的土地公形象多為卑弱且打扮簡樸，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土地公遭欺的際遇，甚至盼望大聖的幫助，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即是火雲洞土地山神個個「衣不蔽體」：

那行者打了一會，打出一夥窮神來，都披一片、掛一片，禪無襠、禪無口的跪在山前，叫：「大聖，山神、土地來見。」……眾神道：「爺爺呀！只有得一個妖精，把我們頭也摩光了，弄得我們少香沒紙，血食全無，一個個衣不充身，食不充口，還吃得有多少妖精哩。」（第四十回，頁 361）。

《西遊記》中的土地公雖然是神卻無法抵抗妖魔，且常落得食不溫飽、衣衫襤褸，這裡的土地神因為紅孩兒的作亂導致血食全無，雖是神仙卻被法力強大的妖魔欺負，從受人尊敬的老者形象轉變為屢遭欺壓的小神。許多學者對於此種情況的解釋傾向於《西遊記》和政治的關係，認為小說中的土地實際上是現實政治的一種反映。²¹ 不過從其他敘事材料中，卻可以發現此種情況也與敘事目的有關，也有不少集中於描寫土地公孱弱的書寫：

²¹ 如薩孟武曾經提到：「山神、土地猶如人世間的相關一樣，地位甚低。他們與天上仙官不同，沒有一定俸祿，只能就地享受人間煙火」，薩孟武認為文人所描寫的小說不能離開現實社會，其關注到這些山神土地和人間地方官的職位類似，地方官只能聽命盡忠，所以土地的描寫實際上是對現實社會的反映。參氏作：《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臺北：三民書局，1999 年），頁 140；鄭明嫻在《西遊記探源》也曾提到：「《西遊記》中所呈現的神魔妖人，其本質都是一樣。因而他們所表現的仍是人類最熟知的七情六慾、爭名逐利、貪生怕死、好逸惡勞。從這個角度來看，《西遊記》是多麼深刻的寫實小說。」參氏作：《西遊記探源》，頁 37。

道士張謹者，好符法，學雖苦而無成。嘗客游至華陰市，見賣瓜者，買而食之。旁有老父，謹覺其飢色，取以遺之，累食百餘，謹知其異，奉之愈敬。將去，謂謹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報。」因出一編書曰：「此禁狐魅之術也，宜勤行之。」²²

兗州龍興寺西南廊第一院，有經藏。有法寶大師者，常於靈神佛堂之前見一白衣叟，如此者數日，怪而詰之，叟曰：「余非人，乃楊書記宅之土地。」僧曰：「何為至此？」叟曰：「彼公愎戾，興造不輟，致其無容身之地也。」僧曰：「何不禍之？」答曰：「彼福壽未衰，無奈之何？」言畢不見。後數年，朱瑾棄城而遁，軍亂。一家皆遇害。楊名瑊。累舉不第。為朱瑾書記。出《玉堂閒話》。²³

上述的土地形象與《西遊記》相似——土地多虛弱且需要幫助，不過這些材料皆指向了最後的勸世目的：首先是土地藉著虛弱無助的形象測試人性，藉此劃分出善惡的範圍；再來是土地公可以透過傳授法術、預知年壽來加以賞罰。然而，這些描寫與《西遊記》仍有不同，以上具有法力的土地公有能力轉換自己的外在，具有神力賞善罰惡，並非實然的等待幫助，因此，土地公的形象成為善惡選擇的動力，法術成為對世間的一種警戒，最後清楚突顯的報應的主題。

《西遊記》中的土地公，既未突顯善惡果報，甚至更加畏畏縮縮，不具有特殊的神力，例如第十八回豬八戒在高老莊的一陣陰風，讓「土地棄祠堂」，或是第四十回所描寫的的鑽頭號山的土地群神：

²² 宋·徐鉉撰，白化文點校：〈張謹〉，《稽神錄·補遺》（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34。

²³ 宋·李昉：〈楊瑊〉，《太平廣記·鬼二十九》，《談愷本太平廣記》，冊9，頁247-248。

眾神道：「正是沒錢與他，只得捉幾個山獐、野鹿，早晚間打點群精；若是沒物相送，就要來拆廟宇，剝衣裳，攪得我等不得安生。萬望大聖與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靈。」（第四十回，頁 362）

這些土地不但無法安居，還得侍奉侵占領域的妖魔，這裡清楚敘寫土地遭欺的過程，明顯可見土地的神力不足且遠不及妖魔，這些本應救贖信眾的土地公卻成為需要被拯救的一夥窮神，角色的轉換由「救贖」至「被救贖」，人們透過祭拜土地祈求合境平安，但是《西遊記》中卻總是「合境不安」，身為一坊土地居然沒有能力維護人們的生存，神仙原本應象徵的光明和幸福，在此蕩然無存。

由以上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民間信仰中的土地形象到了《西遊記》中保留了職司等相關特質，卻大大顛覆了土地公的形象，因其神格的卑下，甚至被諷為「地裡鬼」。²⁴ 民間信仰往往被視為「人民群眾思想、願望的反映」，²⁵ 在這個基礎下，小說描寫地土地神本身隱含了人民對神明的期待，卻巧妙地利用土地神的形象翻轉展現莫大的諷刺。再者，我們從其他材料中，發現與《西遊記》中的土地描寫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前者為了敘事的需要——突出因果報應的主題——因而集中敘寫土地對應出的卑弱關係，但是散落於《西遊記》各處的土地公，被

²⁴ 如第九十回中，丁甲神稱其為「地裡鬼」（第九十回，頁 801），此處應視為丁甲神對土地輕視之意，顯示其神格之卑下，然並非稱其屬於鬼界之屬，如在第四十回中，孫悟空見土地血食被搶，而說出：「汝等（土地）乃是陰鬼之仙，有何錢鈔？」（第四十回，頁 362）之語，便可證明土地仍屬於仙界，且全書中仍提到多次的「土地神」，因此其神格從民間信仰中的社神，在《西遊記》中則是刻意的被弱化神格，而有其特殊用意。

²⁵ 出自劉勇強在〈論《西遊記》的世俗化〉一文，且作者接著提到：「一些人在分析《西遊記》與宗教的關係時，主要著眼於正統的宗教，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其實，對《西遊記》產生較大影響的，與其說是正統的宗教教義，不如說是民間信仰與宗教藝術。」，民間信仰與《西遊記》的關係十分緊密，因此民間信仰與正統宗教在《西遊記》中的搏化，記展現出社會的、文化的、宗教的、政治的等等多元層面的議題。詳參氏作：〈論《西遊記》的世俗化〉，收錄於陸欽編：《名家解讀《西遊記》》（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282。

降低了身為一方神祇應具有的神力，並顛倒了從「救贖」到「被救贖」的位所，小說中這樣的設計，除了具有諧謔的意味外，也讓讀者觀察出土地「報信」的重要功能，尤其土地公所擁有的訊息內容，連接了天、人、魔三界的互動關係，與小說欲呈顯的寓意十分密切，應以更謹慎的角度來看待《西遊記》中的土地公，透視《西遊記》不同於其他小說的價值。因此，接下來便透過全書整體的分析，一探《西遊記》中形象卑弱的土地對敘事呈現出什麼作用與幫助，又如何對全書之奇發揮意義。

三、當境土地：群體形象與敘事作用

《西遊記》中的土地看似空洞無味，但卻被廣泛地置放於全書的角落，且參與了取經團隊的諸多劫難，土地公的書寫尤其被明顯集中於其作為訊息載體的形象，且往往被書寫者的遊戲之筆所吸引，²⁶ 在土地公與行者的對話之中，不僅可見許多有趣的內容，但更重要的是，包裝在遊戲語言之中實際上具有諸多面向，蘊含相當豐富的訊息。因此，以下藉由土地的群體形象來分析《西遊記》的敘事話語（discourse）。

²⁶ 上世紀初的學者對於《西遊記》的態度，往往視為不過「遊戲」之作，如胡適就認為：「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胡適：《西遊記考證》，《胡適文存》第二集（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85年），頁90。或是魯迅也曾提到：「此書則實出於遊戲，亦非語道。」上述參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頁166。然劉瓊云針對上述的說法提出了較為深入的分析，並認為《西遊記》並不只僅有「戲言」，更有宗教性的「聖教」意義，但卻又不可忽略「戲言」的包裝效果，而「聖教」正是隱藏在語言之中的嚴肅課題。詳參劉瓊云：〈聖教與戲言——論世本《西遊記》中意義的遊戲〉，《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6期（2010年3月），頁1-43。

（一）群體形象

土地最重要的集體特徵顯示於報信的功能，有別於丁甲神群等以保護唐僧的人身安全為主要目的——例如辨清真假唐僧，²⁷ 土地則是更直接的提供初來乍到的孫悟空有利的全面性訊息，幫助孫悟空降妖伏魔。從前述梳理的民間信仰中可以見到，土地因為有地域性的限制，且管理的範圍並不大，所以熟悉所轄區域的大小事務，在《西遊記》中行者遇到訊息不足的情況時，都會念動真言請土地出來加以詢問，進而得知妖精的來歷，甚至在第九十回竹節山土地是由丁甲神押解而來：

行者正在嗔怪處，又見金頭揭諦、六甲六丁神將押著一尊土地，跪在面前道：「大聖，吾等捉得這個地裡鬼來也。」行者喝道：「汝等不在竹節山護我師父，卻怎麼嚷到這裡？」丁甲神道：「大聖，那妖精自你逃時，復捉住捲簾大將，依然細了。我等見他法力甚大，卻將竹節山土地押解至此。他知那妖精的根由，乞大聖問他一問，便好處治，以救聖僧、賢王之苦。」（第九十回，頁 801）

土地被諷為「地裡鬼」與其職司管轄一方土地有關，應十分熟悉當地事務，丁甲神一席話更突顯出土地與其他守護神的不同之處——報信內容的重要性，丁甲神拘來土地，讓大聖問明妖魔的來歷，此段敘事刻意突出土地公「報信」的功能性，使孫悟空快速掌握當境的相關訊息，土地公誠然是一個重要的訊息宿。放眼

²⁷ 土地與守護神群（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教伽藍）基本上有十分相似的特徵，包含報信、聽令等等，當土地與守護神共同出現時，以護佑唐僧為目的以及聽令於行者，土地的形象重點並不明顯，土地多半單獨出現在提供當地的詳細訊息時，而守護群體其實是隱身於取經僧眾之上的團隊，主要以唐僧的人身安全為主，在關鍵時刻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在第三十九回中青毛獅子變作唐僧，孫悟空的火眼金睛失去效用時，眾神卻能夠加以分辨而予以護佑，原本聽令於大聖的小神，偶爾卻成為關鍵的角色，在實質上達到了護佑唐僧的目的。

《西遊記》中除了能掐會算的佛祖之外，就屬土地公對當境妖魔的掌握最密切了，如第九十回中：

那土地戰兢兢叩頭道：「那老妖前年下降竹節山。那九曲盤桓洞原是六獅之窩，那六個獅子自得老妖至此，就都拜為祖翁。祖翁乃是個九頭獅子，號為九靈元聖。若得他滅，須去到東極妙巖宮，請他主人公來，方可收伏；他人莫想擒也。」行者聞言，思憶半晌道：「東極妙巖宮，是太乙救苦天尊啊，他坐下正是個九頭獅子。這等說。」便教：「揭諦、金甲，還同土地回去，暗中護祐師父、師弟並州王父子；本處城隍守護城池。」眾神各各遵守去訖。（第九十回，頁 801）

從土地公的口中得知九頭獅的來歷，並完整展現了妖魔與神仙的從屬關係，行者也解決了九頭獅作亂的問題，但是土地的訊息內容其實隱含幾個重要的特色：一是態度卑下、唯唯諾諾，這種設計立足於土地低微的神格，但正因如此使得孫悟空能夠將其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在孫悟空一籌莫展時，土地代替無所不知的如來給予行者許多幫助；二則是訊息內容，往往包含妖怪作亂的情況、來歷、居所，看似瑣碎卻成為行者極大的幫助，在此回中土地鉅細靡遺描寫九頭獅的上下關係，讓孫悟空得以降妖伏魔，這不僅牽動了仙界、魔界、人界的三方關係，反映出整部《西遊記》中蘊含的秩序與上下關係；三則是這些訊息必得由土地「說」出來，因為這是「土地公」這個角色自然的回應，不僅符合從民間信仰到小說中的形象，更重要的是，這其實是作者藉由土地公之眼揭露社會中出現的「失序」狀態，天界的神明常常無法管好底下的座騎使其危害人間，不僅無法主動庇佑百姓，有時還得依賴行者（嚴格來說孫悟空也是妖魔）來解決自己犯下的錯，而土地公因身處底層，最能看見社會的黑暗面卻又無能為力，能夠解決問題

的眾神仍不知人間已成煉獄，反映出《西遊記》作者的觀察，並間接諷刺社會的悲哀與矛盾。

因此，小說作者借用土地公的「說」，置放訊息宿於小說各處除了情節的推動以外，並利用說話的內容展現妖魔的來歷及其與天界的關係，除了形成不斷出現的敘事模式之外，作者更有意地以詼諧的對話呈現土地的形象，運用身為小角色的土地公，隱含作者看待社會的眼光與方式，形成一套敘事的話語（discourse）。此為《西遊記》重要的敘事特色，誠如劉瓊云所說：「明代中晚期文學文化中的諧謔，其多樣面向遠非此處可以窮盡。」²⁸ 此種戲言之筆並非要回到純粹遊戲的觀點，而是敘事者透過諧謔語言出入於文本之中，呈現出包裹在遊戲之中的思想深度與想像寄託。

（二）敘事作用

除此之外，土地公也在敘事中發揮重要的推進作用，如土地的報信往往推動故事的發展，土地報信的母題（motif）後，接著呈現孫悟空一連串降妖伏魔的過程：

這大聖縱筋斗雲，連夜前行。約有寅時，到了東天門外…大聖進了東天門，不多時，到妙巖宮前。……天尊聞言，即令仙將到獅子房喚出獅奴來問。那獅奴熟睡，被眾將推搖方醒，揪至中廳來見。天尊問道：「獅獸何在？」那奴兒垂淚叩頭，只教：「饒命，饒命。」天尊道：「孫大聖在此，且不打你。你快說為何不謹，走了九頭獅子。」（第九十回，頁 801）

²⁸ 劉瓊云：〈聖教與戲言——論世本《西遊記》中意義的遊戲〉，頁 6。

報信後的情節描寫，包含上界而至收妖的歷程，連續展現竹節山—東天門—妙巖公—獅子房—連串的場景轉換，更可以從中發現《西遊記》中環環相扣的特色，土地公成為情節層層遞進的動力，扮演情節轉折的推手，土地公的報信補充了孫悟空初來乍到而不足的知識性，在每一難中幫孫悟空補充了知識圖像，孫悟空雖擁有強大的法力，卻因對當境認知與界定不足屢戰屢敗，而土地公便藉著幫助行者，打破與妖魔的權力關係，進而重新掌握主導權，在這樣的過程中，發展出專屬於某一難的嶄新情節，不僅行者的修行之路得以前進，而土地公訊息傳遞呈現了「一回有每一回的旨趣」，²⁹ 土地在全書中的無所不在，連結了取經行程的每一部分，這些有關的訊息內容串聯全書的單元，進而產生高度的連動性，並成為《西遊記》的結構軸心。土地公的身分與訊息內容密切相關，若僅就單回而言，土地的訊息量只能就單一的情節進行發展，但若綜觀整部《西遊記》便可以發現，小說中的妖魔無非都在土地公的視野中展現面貌，藉此帶出《西遊記》中常常出現的神仙思凡或是謫降的敘事模式。³⁰ 因此，下一節便從土地公「當境」的形象特色，來反映整部書的敘事結構與寓意的呈顯。

（三）敘事結構

在取經之路上，我們見到行者打了一路，偶爾「打出一夥窮神」、「兩個老兒」，但是從行者的移動中，也讓「天魔歸天，地魔歸地」恢復了一方土地應

²⁹ 清·張書紳：「一洞魔王，有一洞魔王的名號；一處山林，有一處山林的事件；則必以一回有一回的旨趣」見氏作：〈新說西遊記總批〉，收入張慶善，唐風編：《魯迅胡適等解讀《西遊記》》（瀋陽：遼海出版社，2010年），頁152。

³⁰ 《西遊記》中屢屢出現妖魔的謫降與思凡，並透過取經一行人的降妖伏魔，一一將其回歸秩序，李豐楙認為這些妖魔本質上仍是一種「試煉」的過程，並且在這過程中，呈現出古典小說中的修行意識。關於妖魔在《西遊記》中「修行」、「證道」的意義，詳參李豐楙：〈出身與修行：明代小說謫凡敘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宗教意識——以《水滸傳》、《西遊記》為主〉，《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誌》第7期（2003年12月），頁85-113。

有的秩序，孫悟空的移動立足於土地管理的每一個空間位所，即在變動／穩定的情境之下，形成了有趣的張力。然而，土地的「當境」意義在每一個其所管理的境域中，不斷的被解構和建構，當土地管理境域的能力失效的同時，便失去土地「當境」的作用，形成了一個失序的空間，但是在行者的到來後，土地又施展出「當境」的獨特性，進而給了孫悟空相當豐富而完整的知識圖景，使其自失序到秩序。而以上的過程皆在土地神的位所中產生意義。

1. 失序的境域

《西遊記》中出現「當境（坊）土地」，由民間社／境的涵義發展出《西遊記》中土地的邊界，但《西遊記》則是經由「敘事」而形成的空間劃定，並藉此突出土地神的「當境」意義，在此空間中有明確境域的劃分，有其底定的空間邊界，如在八十一回中，行者拘出土地：

二神慌了道：「大聖錯怪了我耶。妖精不在小神山上，不伏小神管轄。

但只夜間風響處，小神略知一二。」（第八十一回，頁 727）

邊界的限制性，使得孫悟空腳踩此境念動真言的同時，拘出的一定是「當境」的土地，且土地的知識範圍被限定，在一定的區域內，土地擁有高度的訊息量以及所有權（在妖魔尚未到來之前），但一旦離開限定的場域後，土地對訊息的掌握自然大幅的降低，這樣的書寫並非《西遊記》的特例，如在《春渚紀聞》中便有一段土地因跨界而被天庭處罰的記載，³¹ 也因此呈現出民間普遍認為土地神有

³¹ 根據宋代何遜所撰的《春渚紀聞》中記載：「李右轄公素，初為吉州永豐尉，夜夢二神赴庭，一神秉牒見訴云：『某，縣境地神也，被鄰邑地神，妄生威福，侵境以動吾民，民因為大建祠宇，日饜牲牢之奉，某之祠香火不屬也。以公異日當宰衡天下，故敢求決於公。』公素為折鄰神越疆之罪，二神拜伏而出。」參宋·何遜：〈李右轄抑神致雨二異〉，《春渚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1，頁10。

其特定的管理範圍。《西遊記》便提取這樣的元素，進而突顯出土地「當境」，並轉化為《西遊記》土地公的地位以及特殊價值。

首先，在行者到來之前，土地與妖魔在境域中的關係往往很特殊，土地身為此境的守門人卻因為神格卑弱而無能為力，使得妖魔在此境域中盡情地展現自己，此時的妖魔不再是天界或是自然的附屬，而是此境的主人翁，而土地因無法管轄境下的妖魔作亂，甚至被法力高強的妖魔役使：

行者道：「好土地，好山神，你道不怕老孫，卻怕妖怪？」土地道：「那魔神通廣大，法術高強，念動真言咒語，拘喚我等在他洞裡，一日一個輪流當值哩。」（第三十三回，頁 296）

妖魔不僅能在一方土地中作亂，還能驅使土地，而土地身為此境域的管理者，卻無法加以阻止，這些身分特殊的妖魔接手了當境的主導權，導致境域的失序，形成了有別於其他場址的魔境，同時解構土地的「當境」權力，呈現境域失序的狀態。除此之外，妖魔「念動真言咒語」與行者「念動真言」時同樣具有役使土地的有效性，皆通過咒語的召喚來確認土地與妖魔、孫悟空的從屬關係，這種關係形構出土地、行者、妖魔三方的境域，於是若要恢復境域的秩序狀態，就必須依靠土地公來完成，才能繼續前行，成為《西遊記》敘事中每一個小結構。

《西遊記》的每一難呈現的都是「當下」此境所發生的，不僅展現出此境與土地的獨特性，在這個境域中往往出現一連串的相關敘事。首先，是空間的進入，需要相關咒語的召喚儀式，接著，孫悟空必須解除其封閉性——解決此境的失序問題，取經僧眾才能繼續前往西天取經，而由這些空間所串連起來的便是行者的修心歷程，而土地成為每一段小結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土地公透過境域展現自身對當境的主宰性，並在這塊土地上進行權力的展演，如第九十五回：

那妖邪口裡嚙嚙突突的罵著山神、土地道：「誰教你引著他往這裡來找尋？」他支支撐撐的抵著鐵棒，且戰且退，奔至空中。（第九十五回，頁841）

因為玉兔的暫時躲藏，在毛穎山呈現一種短暫的權力關係——當玉兔來到土地境內時，土地掌握境域的權力便被挑戰，接著土地率領行者找尋玉兔時，玉兔被迫從「此境」離開，最後退至空中，此時打破了兔穴所短暫形成的失序空間，接著玉兔被收服後，回復到了原本合境平安的樣態之中。土地間接與妖魔形塑了一個顛覆秩序的場域，在此失序的空間中，呈現出權力關係的展演，在取經團隊一行人進入了此境域時，境域開始發生變動，土地扮演知識的媒介，補充了行者對當境的知識掌握，妖魔與土地的權力關係被行者一棒打壞，產生一種在空間中知識／權力的相互拉扯。這樣的情況在全書不斷的發生，在行者到來之前，往往是一失序的空間，接著隨著行者的前進，連結每一個由失序到秩序的空間，象徵不斷前行的取經之路。

2. 修行之路的建構

《西遊記》中有幾個形象鮮明的土地公，展現出不同的設計，且往往花相當大的篇幅來進行書寫，這些能指（signifier）並不如表面上看起來簡單，其所指（signified）往往呈現深度的寓意，如《西遊記》中第七十二回出現的土地公和土地婆：

你道他問誰？即捻一個訣，念一個咒，拘得個土地老兒在廟裡似推磨的一般亂轉。土地婆兒道：「老兒，你轉怎的？好道是羊兒風發了。」土地道：「你不知，你不知。有一個齊天大聖來了，我不曾接他，他那裡拘我哩。」婆兒道：「你去見他便了，卻如何在這裡打轉？」土地道：

「若去見他，他那棍子好不重，他管你好歹就打哩。」婆兒道：「他見你這等老了，那裡就打你？」土地道：「他一生好吃沒錢酒，偏打老年人。」兩口兒講一會，沒奈何，只得走出去，戰兢兢的跪在路傍，叫道：「大聖，當境土地叩頭。」（第七十二回，頁 642）

有別於以往土地的單獨出現，小說在此以土地婆的視角為觀察，同樣聚焦於土地的卑弱形象，但加入了土地被拘之前的心理狀態，透過土地與土地婆的對話，突顯土地被大聖召喚時的恐懼，《西遊記》作者透過不斷「轉圈」，形塑土地老兒活潑生動的模樣，補充了同樣為神格卑弱的土地在其他段落中未見的出場，土地婆的設計幫助我們見到土地公卑弱形象的強化，此種「形象迭用」³² 的書寫補充了前述土地公的角色內涵，土地的形象因而更加完整。不過更重要的是，我們從土地與土地婆的對話裡，看出土地眼中的大聖是個「好吃沒錢酒，偏打老年人」的形象，但接下來的對話之中，這種觀念被扭轉，行者與土地之間的關係，可從行者的語氣和態度來看比起過去和緩許多：

行者道：「你且起來，不要假忙。我且不打你，寄下在那裡。我問你，此間是甚地方？」（第七十二回，頁 642）

有別於以往孫悟空直率地喝斥，³³ 行者甚至安慰土地「休怕」，之後的七十九回、八十一回、九十五回中也同樣可見行者語氣漸趨和緩，甚至第八十一回中行

³² （美）浦安迪：「《西遊記》的形象迭用主要表現在人物和地方的迭用上。……至於神佛中的觀音菩薩，重複出現的次數更是不計其數。類型人物的迭用，則有取經路上的各方山神土地，幾乎孫悟空一有疑難，他們就一定會出場應卯。」參氏作：《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96-96。

³³ 如第五十回中孫悟空見到土地們假扮成施齋的老翁，便說：「你這毛鬼討打。既知我到，何不早迎，卻又這般藏頭露尾，是甚道理？」（第五十回，頁 544）不僅以「毛鬼」謾罵土地公還作勢要打；又或是第四十回中甚至「打」出了一夥窮神（第四十回，頁 361），一再展現出孫悟空約於火焰山一役之前，較為衝動且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

者即便因師父被妖魔帶走正是十分氣惱，但是仍然可以在行者和土地的對話之中，見到只要土地「從實招來」就能「免打」。³⁴ 因此，小說透過土地與孫悟空的對話中，展現了人物的思想內容之外，更重要的是藉由語氣的轉換，呈現人物性格的轉變與成長，³⁵ 土地與行者的每次對話從孫悟空的盛氣凌人中轉變為和緩的語氣，尤其在此例中作者更是藉由呈現土地面見行者前的擔驚受怕，來對比行者並不如以往的粗暴野蠻，讀者因此意識到在長達一百回的過程中，行者的修行正不斷的前進中，漸漸顯現出行者成長與修心的成果。土地公在小說中連續出現，有著看似「套式」的對話與情節，卻是在微小之處展現了重要的轉折，散落小說各處的土地公，在不斷西行的取經之路上，土地成為行者修心歷程中重要的見證者，由此呈現小說敘事作用與寓意呈顯的緊密關聯。

在《西遊記》中還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土地，在三調芭蕉扇的情節中舉足輕重，有別於前述土地公的神情和態度，展現出不同的形象：

四眾回看時，見一老人，身披飄風氅，頭頂偃月冠，手持龍頭杖，足踏鐵鞦韆。後帶著一個雕嘴魚腮鬼，鬼頭上頂著一個銅盆，盆內有些蒸餅糕糜、黃糧米飯。在於西路下躬身道：「我本是火焰山土地，知大聖保護聖僧，不能前進，特獻一齋。」（第五十九回，頁 533）

³⁴ 如第八十一回：「行者問道：『山神、土地，汝等這般無禮，在此處專一結夥強盜。強盜得了手，買些豬羊祭賽你，又與妖精結夥，打夥兒把我師父攝來。如今藏在何處？快快的從實供來，免打。』」（第八十一回，頁 727）或是第九十五回：「行者尋一會，不見動靜，心甚焦惱，捻著訣，念動真言，喚出那山中土地、山神審問。少時，二神至了，叩頭道：『不知，不知，知當遠接，萬望恕罪。』」行者道：『我且不打你。我問你：這山叫做甚麼名字？此處有多少妖精？從實說來，饒你罪過。』」（第九十五回，頁 841）

³⁵ 申丹：「變換人物語氣的表達方式成為小說家控制敘述角度和距離，變換感情色彩及語氣等的有效工具。」參氏作：《敘事學理論探赜》（臺北：秀威資訊出版社，2014 年），頁 172。

土地道：「是你也認不得我了。此間原無這座山。因大聖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被顯聖擒了，壓赴老君，將大聖安於八卦爐內。煅煉之後開鼎，被你蹬倒丹爐，落了幾個磚來，內有餘火，到此處化為火焰山。我本是兜率宮守爐的道人，當被老君怪我失守，降下此間，就做了火焰山土地也。」豬八戒聞言，恨道：「怪道你這等打扮，原來是道士變的土地。」（第六十回，頁 534）

從火燄山土地的出場可知，不僅穿戴有別於其他土地，甚至有一個雕嘴魚腮鬼作為隨從，見到行者也並未膽怯，只有「躬身」向行者說話，甚至稱呼行者為「你」，都顯示出其來歷不凡。³⁶ 更重要的是，火燄山土地與行者之間有著十分特殊的關係，二人都有一個重要的目的——「贖罪」，火燄山的出現提醒孫悟空大鬧天庭所犯下之「罪」，此「罪」既是違反秩序所造成的後果，也應該由孫悟空來「解罪」，才得以向前完成未完的取經大業，而取經之路沿途所呈現的失序狀態，也應一一回歸於秩序，這不僅是孫悟空的試煉，也是孫悟空的成長與修行，從每一次的降妖伏魔中不斷蛻變，其中火焰山之役更是孫悟空個人所造下的業，成為孫悟空修行之路繞不過去的重要關卡。

火燄山土地橫跨了三回，其不僅來歷不凡外還具有過人的智慧，除了主動指導火燄山之役的進行之外，並帶領陰兵參與其中，其中一段展現出其出色的口才，條理分明地規勸牛魔王不應阻擋取經團隊的前進：

那牛王，一則是與行者鬥了一日，力倦神疲；二則是見八戒的釘耙兇猛，遮架不住：敗陣就走。只見那火焰山土地帥領陰兵，當面擋住道：「大

³⁶ 作者在此交代火燄山土地的來歷——謫降，顯然不同於其他土地的出身，土地的成神多被認為是「人—神」的轉變，且其中多是因為「對地方有功」，死了之後才沒有變成鬼魂而成為一坊土地，因此在小說當中孫悟空也曾經提到：「汝等（土地）乃是陰鬼之仙，有何錢鈔？」（第四十回，頁 362）。

力王，且住手。唐三藏西天取經，無神不保，無天不佑，三界通知，十方擁護。快將芭蕉扇來搨息火焰，教他無災無障，早過山去；不然，上天責你罪愆，定遭誅也。」牛王道：「你這土地，全不察理。那潑猴奪我子，欺我妾，騙我妻，番番無道，我恨不得囫圇吞他下肚，化作大便餵狗，怎麼肯將寶貝借他？」（第六十一回，頁544）

從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到，火燄山土地身為被謫降的仙人，勇於上前向牛魔王規勸，並在此提出取經大業是無神不保，無天不祐，顯現出成大局的智慧，但牛魔王關注的僅是孫悟空對其家庭完整性的傷害，顯現出火燄山土地的不凡。最終，這場對話的失效，使得這場戰役並未結束，但也已暗示此戰的結果了。從二人的對話來看，與前述土地與孫悟空的對話中比較後，可以發現土地與以往的土地神，呈現出不同的語氣與態度，如面對孫悟空的不卑不亢，在牛魔王面前無所畏懼的態度，尤其土地面對不同的對象，選擇了不同的訊息內容，展現其聰穎之處：一方面火燄山土地暗示了孫悟空與火焰山的關係，另一方面又站在上天懲惡的立場規勸牛魔王，且因火燄山土地身份的特殊性，不僅僅呈現土地公身為訊息宿的重要作用，我們還可以見到在取經團隊的修行之路中，存在不同面向的相關思考——解罪、勸善、懲惡，也因此在這連續三回的火焰山之役中，火燄山土地儼然成為行者度過此難的引導者，幫助悟空了結五百年前的罪愆，才能使取經僧眾繼續踏上往西天取經之路。

綜上所述，在伏妖的過程之中，失序的境域與神、佛界存在一定的關係，妖魔皆得到「歸屬」，如下界的妖魔被收服後回歸原有的位置，或是得到佛界的教化與收容，如玉兔最後回到廣寒宮，或是紅孩兒被觀音收服成為善財童子，在此之中，土地公扮演了中介的角色，妖魔的作亂構築了每個境域形成了每一難，而取經一行人歷劫的過程，呈現出其修行之路。土地公成為敘事結構中的座標，在幾個重要地難中連結了這些境域，不管是妖魔的謫降解罪，或是孫悟空的修行

修心，都透過土地公的「當境」意義進行補充：即以一連串土地公管轄之境鋪成了一條取經之路，並且土地因「當境」掌握豐富的訊息，既是妖魔作亂後回歸秩序的關鍵，又是孫悟空一行人修行修心的引導者；若從敘事結構來看，當境土地的失責導致的每一難，可視為一個小型的結構，而這些小結構之所以沒有流於鬆散，即是依靠土地公的形象設計所鞏固的，在小說「出身——修行」的敘事結構中，共同呈顯《西遊記》中的宗教性含意，³⁷ 當境土地在全書中不僅展現重要的敘事作用，也具有特殊的價值。

四、結論

在《西遊記》之後，出現了一本《土地寶卷》，書中以土地公為主角，並改變了土地的卑弱形象，「齊天大聖」的形象被土地取而代之，成為玉帝最為頭痛的對象，甚至變本加厲地描寫土地的神力：

夫卻說眾神同奏玉帝：「有一白頭老公，不知何名，力大無窮，手拿龍頭拐杖，要開南天門，隨喜靈霄殿，眾神不從，推拉不動，使拐杖打來，眾皆躲避。」……眾神排陣，一擁其來，圍住土地，各使兵刃，踴躍前來。土地觀見，不慌不忙，一柄拐去，指東打西，遮前擋後。天兵雖多，

³⁷ 《西遊記》中無論是妖魔或是取經師徒，都有其因而致踏上取經之路，並在過程中完成了試煉與修行，成為《西遊記》的敘事結構，如李豐楙所說：「可知明代萬曆以前只是基本的宗教認知，並不特意彰顯如何方符合宗教角色，這是有待補足完備的出身、修行神話，只是在無意間形成一套敘事模式，方便出身、修行傳體的運用。這種現象即可印證一件事實，文學敘述與宗教敘述並非完全不相干，而是可以相互激發而成為更完整的敘述模式。」參氏作：〈暴力敘述與謫凡神話——中國敘事學的結構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7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156。

不能前進，難得取勝，土地這拐使開，無有遮擋，萬將難敵，只打的個個著傷，頭破血流，天兵後退。³⁸

巧合的是這些情節與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情節如出一轍，甚至後來同樣也以如來的出現收伏了土地，呈現《西遊記》對《土地寶卷》的影響，然而《土地寶卷》中雖然顛覆了大聖與土地的地位與法力，但是卻增加了土地公是因心懷子民才上界大鬧天宮的動機，由此可見土地公的形象雖然不斷被改寫，但是保留了土地公悲天憫人的形象，也是土地神延續至今的特質，顯示出民間對土地的依賴與崇敬。在《西遊記》中土地屢被召出所造成的諧謔效果，遮蔽了土地公在書中的重要價值，反而不容易被注意，但《土地寶卷》則是延續了趣味，並提高土地公的地位，凸顯視民如親的土地公形象，即使社會不斷變遷，土地公依然是護佑百姓人民的重要神祇。

在《西遊記》中雖然並未賦予土地中較高的神力，但是土地的特殊性——境域與神格卑弱，透過小說被置放在每個角落，有別於寶卷本身具有的形式與目的性，小說透過土地公在全書的無所不在，使其沉穩地發揮重要的敘事作用，從結構來看，妖魔在境域中展現對收管當境的意圖，土地因法力的卑弱給了妖魔展演的空間，呈現失序的變化，但是最終土地仍是當境的主宰，小說結合了土地公的職能，在高度掌握訊息的特質之下，藉由與孫悟空的合作恢復當境秩序。從敘事的角度來看，這種境域的安排，即是一種小結構的呈現，但是在這些小結構中所鏈結的是整部《西遊記》的內在考驗，透過土地公的位所及「當境」的意義來聯繫，映照出孫悟空的修行之路。

³⁸ 根據鄭振鐸的說法，《土地寶卷》又名《先天元使土地寶卷》，應為明、清間刊本，全文見於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524-534。

因此，《西遊記》不管是情節的推動或是結構的設計，土地公一角與小說欲突顯的主題密切相關。孫悟空一路上的前行，導正境域中的失序狀態，行者在每一個位所進行修練，這些受到限制的境域，看似為取經團隊的取經之路帶來了苦難，但是實際上孫行者的棒打一路，不僅呈現出每個境域展現的特殊圖像，更重要的是土地的無所不在見證了取經團隊的修行歷程。因此，本文認為在敘事策略上，土地的形象卑弱雖具有諧謔的成分，但也藉此突出土地公所擁有的「訊息」的重要性，不僅連結神佛譜系，更映照行者的修心之路，藉由形象卑弱的土地公，一是突顯出訊息本身的重要性，二是呈現出合境不安的狀態，呈現小人物的無可奈何，卻是三界對話的重要樞紐，土地的神格卑弱與報信功能正是立基於此的特殊意義，土地扮演了行者、妖魔、神界三方對話的重要關鍵，進而幫助孫悟空恢復「天魔歸天，地魔歸地」的秩序，《西遊記》藉由細節勾畫上展現豐富的面向。

附錄一：《西遊記》土地形象整理

序號	回目	名稱	情節	備註
1.	五	蟠桃園土地	看管蟠桃園，說明蟠桃園相關事務	
2.	七	五行山土地	堅押行者	守護神群
3.	八	大唐國土地	菩薩借住土地廟	
4.	十五	蛇盤山土地	說明玉龍來歷	
5.	十五	落伽山土地	變化里社祠，供唐僧住。	守護神群
6.	二十四	人參果園土地	說明人參果來歷	
7.	三十三	須彌山土地、峨嵋山土地、泰山土地	受到金角銀角大王差遣；說明妖魔來歷	
8.	三十八、三十九	烏雞國土地	聽令捉拿獵物；助行者辨明妖魔	守護神群
9.	四十回、四十二	鑽頭號山等土地	說明紅孩兒來歷；助菩薩安置生靈	
10.	四十六	車遲國土地	助鹿力大仙按住行者頭顱	
11.	五十、五十三	金兜山土地	說明獨角兇大王來歷；保管齋飯	
12.	五十九—六十一	火燄山土地	道人下凡；說明火焰山、牛魔王來歷；帥陰兵助行者	
13.	六十三	祭賽國土地	監管龍婆	守護神群
14.	六十六	小雷音寺土地	護佑唐僧	守護神群
15.	七十二、七十三	盤絲嶺土地	說明盤絲洞來歷	
16.	七十八、七十九	比丘國土地	助行者安置小兒	守護神群
17.	七十九	柳林坡土地	說明鹿精來歷；帥陰兵助行者搬運枯材	
18.	八十一	黑松林土地	告知行者地湧夫人所藏	
19.	八十四	滅法國土地	分送瞌睡蟲	
20.	八十七	鳳仙郡土地	向玉帝奏秉鳳仙郡百姓歸善一事	
21.	九十	玉華州等土地	護佑唐僧	
22.	九十	竹節山土地	說明黃毛獅精來歷與釋厄者身分	
23.	九十五	毛穎山土地	告知行者玉兔所藏之處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東晉·干寶著，黃滌明譯註：《搜神記》，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 宋·李昉：《太平廣記》，《談愷本太平廣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
- 宋·何遜：《春渚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宋·洪邁：《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明·吳承恩著，李洪甫校點：《最新整理校注本《西遊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臺北：新興書局，1976年。

二、近人論著

1. 專書

- 王夢鷗：《禮記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
- 申丹：《敘事學理論探蹟》，臺北：秀威資訊出版社，2014年。
- 吳靜安：《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續》，長春：東北師範大學，2004年。
- 李富華：《神鬼之間：民間信仰面面觀》，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
- 馬書田：《華夏諸神·鬼神卷》，臺北：雲龍出版社，1993年。
- 張慶善，唐風編：《魯迅胡適等解讀《西遊記》》，瀋陽：遼海出版社，2010年。
- 陸欽編：《名家解讀西遊記》，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
- 劉苑如，李豐楙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2年。

鄭明娟：《西遊記探源》，臺北：里仁書局，2003 年。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

薩孟武：《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臺北：三民書局，1999 年。

（美）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

2. 單篇論文

李詩瑩：〈近三十年《西遊記》人物研究概況〉，《問學集》第 17 期，2010 年 5 月，頁 15-38。

李豐楙：〈故縱之嫌：《西遊記》的召喚土地與鬼律敘述〉，《人文中國學報》第 23 期，2016 年 12 月，頁 127-169。

——：〈出身與修行：明代小說謫凡敘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宗教意識〉，《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誌》第 7 期，2003 年 12 月，頁 85-111。

——：〈暴力敘述與謫凡神話——中國敘事學的結構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7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147-158。

劉瓊云：〈聖教與戲言——論世本《西遊記》中意義的遊戲〉，《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6 期，2010 年 3 月，頁 1-43。

謝文華：〈論百回本《西遊記》的土地公〉，《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 3 期，2005 年 6 月，頁 67-88。

3. 學位論文

胡玉珍：《《西遊記》中的精怪和神仙研究》，嘉義：南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鄭志明先生指導，2002 年。